

《论语》与现代社会

李相益*

I、绪论：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

本稿旨在概括现代社会的特征和问题，并以此来论证《论语》中的相关内容。正如本文主旨所示，自由，丰饶，启蒙等作为近代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它是市民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基础。市民革命是扩大自由，而产业革命是送给未曾有的更加丰饶的生活。但是，对自由和丰饶的追求虽然有其积极的值得肯定的一面，其消极的一面也不容忽视。正是这一消极的方面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直到今天，它的残焰也没有完全消灭。总之，虽然说自由和丰饶是人类长久以来的美好愿望，但在今天这个时代它却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更加严峻的课题和考验。比如说，价值观的颠倒，人情淡漠，种种社会矛盾的深化，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原子力和遗传子工学(基因克隆工程)等一系列尖端技术的威胁等等。本文就围绕上述两个问题，展开讨论。

所谓“价值观的颠倒”指的是“手段价值”与“目的价值”位置的颠倒。现代社会中，与“目的价值”(人的尊严或者是幸福)相比，“手段价值”(效率性和便利性)更具有优势。正如金钱万能主义一样，在现代社会中金钱和财物变为崇拜的对象，而人格的尊严受到破坏，这样就出现了一种人们沉溺于获得金钱财物的病态现象。价值观的颠倒源自于所谓的“理性的工具化”，它导致了以下两种形态的“人类的疏远现象”。第一种是疏远他人，这指的是现代人常常把他人看作是办事的手段和工具而不是注重他人的人格；第二种是疏远自己，这指的是自己不能主宰自己而成为欲望的奴隶。

社会的矛盾从表面上看是与社会财物的分配问题相关联的，但本质

* 灵山大学 教授

上它却是与价值观的颠倒和人类的疏远密切相关的。由于价值观的颠倒使得物质价值占据了价值观的中心地位，而且由于价值的分配中一部分人遭到疏远引致了社会矛盾的深化。尽管社会矛盾中一部分是不可避免的，但过多的社会矛盾也常常消耗不必要的社会力量。

那么，针对今天这种社会现实，《论语》提出了什么样的对策呢？本文就从这个观点出发来探讨现代社会中《论语》的意义。

II、《论语》的中心概念及其意义

1、君子和主体的人类

孔子说“君子：欲讷於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24），又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22）。换句话说，君子是通过实践行动对自己的言语负责任的人。通过对自己的言语负责任这一点，我们可以确切地知道所谓的君子意味的是主体的存在。本文把重点放在主体的存在这一点以此来探讨君子论的意义。君子的主体性可分为“对他的主体性”和“对己的主体性”两个层次。

首先我们从“对他的主体性”这个层面来分析。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又说“古代的学者追求自己人格的成熟（为己），今天的学者追求的是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为人）”。“求诸人”即：只是责怪别人，在与别人的关系上，把自己限定为一个从属的位置常常否定自己自身的主体性。如上所述，孔子在“己和人”对比中强调“求诸己”和“为己之学”的意图是：我们虽然要与他人协调生存发展，但是不管在哪里，都要确信自己人生的主体始终是自己这一点。

扩大“对他的主体性”的君子的行动到底具备什么样的特征呢？第一，所有的行为都是根据自己的主体判断来的。君子不是迎合大众和被潮流所席卷的人，经常是自主地观察道理，众人对的话就随之，反之则不从。主体性的判断是对自己行为负责任的必要条件。

第二，吸取别人的长处包容别人的短处。特别是看到别人错误的时候，把它当作自我反省的契机。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看到别人的长处会嫉妒，看到别人的短处会非议。另外还有很多人对自己的长处骄傲自满，对自己的短处却试图掩盖。这样的生活方式只会招来别人的埋

怨和不满，而对自己的发展毫无益处。

第三，研修学问培养自己的能力。即使别人不告诉他，也不发脾气。不断的开发自己能力的人，会逐渐的培养自己的自矜心。即使不别人不告与之也不发脾气，但是自矜心特别强的人容易跟别人发生冲突。针对这一点孔子警告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21）。在具备自矜心的同时，若想不与人争，谦让心也是必要的。所谓君子就是能同时发挥这种两面性的人。

其次，我们从“对己的主体性”这个层面来分析。在当今，对己的主体性成为一个问题点的原因，就在于很多的人成为欲望的奴隶，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因此，必须从克服自己的欲望这一点上来找寻对己的主体性的道路。《论语》中提到“克己复礼”和“为人由己”，可以看出，在两个脉络层次上提到了“自己”。“克己复礼”中的“己”指的是作为“个人欲望的主体”的“自己”，而“为人由己”中的“己”指的是作为“道德实践的主体”的“自己”。总之，孔子从两个层次上限定了“自我”这个概念，认为只有道德实践的主体主宰了自私的欲望的主体时，才可以确立真正意义上的主体。因此，确立对己的主体性的关键是克服贪欲。孔子说过青年期要警惕色欲，壮年期要警惕胜负欲，老年期要警惕财物欲。这里的“克服贪欲”和“警惕贪欲”并不是说去除一切的欲望，而是说追求欲望要合乎礼法和义理。如此所叙，若从贪欲中脱离出来的话，就可以克服自身的疏远，确立对于事物的主体性。

以上从对他和对己的层面分别论述了君子的主体性，各自的追求目标可以用“和而不同”和“从心所欲不踰矩”来概括。但这两者并不是毫无关系的，对己的主体性（从心所欲不踰矩）是对他的主体性（和而不同）的基础。自己成为自己奴隶的人是不可能跟别人融合的。因此，对己的主体性成为对他的主体性的前提，道理是很鲜明的。

2、仁和对他人的关心

《论语》中用“爱人”来解释仁的含义，也用“忠恕”和“孝弟”来解释。仁作为一个包括性的概念，它指的是“所有的爱”。可以理解为，孝弟和忠恕是将仁的具体内容分为两种来划分的。如果说孝弟指的是以血缘为媒介的本能的爱的话，忠恕指的就是以自己的理性为媒介的扩充延伸的爱。事实上，作为血缘性的本能的爱的孝弟，是一切生命体共有的。因此，如果人类的爱以孝弟作为终止，在本能的层面上终止的话，我

们就无法主张与动物相区别的人类的尊严性。在这里，忠恕有其特别的意义，即忠恕作为理性的爱，从动物身上是无法找得到的。因此，只有用忠恕来使孝弟得以扩充，才能成为有尊严的人类。

仁可以分为孝弟和忠恕两类，所有爱的根本都在于孝弟，这是《论语》的立场。作为家族爱的孝弟是实践一般的爱的根本，孝本来就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也就是说，父母最期待的就是兄弟间的友爱，因此在对父母尽孝这一点上，兄弟间的友爱是必需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父子关系中成立的纵的孝跟横的兄弟爱直接连接起来了，而且越往上追溯对祖宗的报恩思想，兄弟爱就会越横向扩展，这是必然的。我们民族都是檀君的子孙，越是强调这一点就越会激发我们的同胞友爱之情。同样，我们人类都是上天的子女，愈是强调这一点就会愈加激发我们的人类之爱。

《论语》中指出：实践仁的根本是“孝弟”，实践仁的方法是“能近取譬”。在孔子看来，即使是尧舜都会觉得“博施济众”是困难的。即：虽然说“博施济众”是仁的最终目标，但作为其本身是“高远难行”的。因此孔子说实践仁的方法是“能近取譬”。距离自己最近的是自己，因此，“能近取譬”就是推动自己的真心前进。换言之，自己想立身处地，并将这种心思往前推进的话，就可以知道别人也希望立身，这样就可以帮助别人：自己想飞黄腾达，将这种心思往前推进的话，同样可以知道别人的这种想法，并且帮助他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前面说的忠恕就相当于“能近取譬”。子贡请求孔子指教给自己人生箴言，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23）。另外，孔子还规定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15）。这些内容就是确认这一点的：忠恕是“能近取譬”，即实践仁的方法。

仁是爱人的意思，但是孝弟即血缘的本能的爱，以理性为媒介扩展向他人的意思。简单的说就是对对方热情的关心或是照顾。对对方的关心应该使其尽可能的“互惠感应”。经常为了对方竭尽自己的全力（忠），设身处地的理解别人（恕），那样社会就会自然地实现感应。这并不是将人与人的关系规定为“手段工具关系”或是“毫无关心的关系”，“敌对的关系”，而是“目的关系”或是“友好关系”。人都希望向别人施加好意，接受好意的人又懂得表示谢意，正因为如此，这种友好的关系才会成立。

3、对富贵贫贱的省察和价值观的确立

“人生的目标是幸福”，这是从古至今谁都同意的观点。但是究竟什

么是幸福，时代不同，答案也各异。在功利主义占上风的今天，人们多数会说，所谓的幸福就是自己的欲望得以满足时的那种喜悦。这种欲望当然指的是物质的欲望，拥有富贵荣华也就被看作是幸福。但是古代的哲人们却一致认为幸福是克服物质欲望时得到的那种心灵的平和安定。佛教的“涅槃”和古希腊的“ataraxia”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儒教也认为“安贫乐道”是通向幸福的捷径。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论语》中关于富贵贫贱的省察，并讨论一下它对当今的我们提出了什么样的教训。

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论语》述而15）不能说因为生活贫穷就没有幸福。从这一层面上看，《论语》认为富贵贫贱与人的幸福没有本质的联系。因此《论语》中追求人的形象是不受富贵贫贱支配的。从这一点出发，子贡提出了“虽贫穷但不谄媚，虽为富者但不骄傲”，但是孔子提出了更优秀的人的形象是“虽贫穷但快乐，虽为富者但喜好礼”。富贵荣华实际上是空虚的，它与人生的意义在本质上是无关的，只有领悟到这一点的人才能做到虽然贫穷却快乐。

虽然富贵荣华与人生的幸福在本质上不相关，但是大部分的人却追求富贵，嫌恶贫贱。关于这点，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5）虽然追求富贵，但是用正当的方法追求；虽然贫贱是不当的，但是要甘于忍受。如果单纯的考虑正义的原则的话，就应该抵抗不当的贫贱，跟不享受不当的富贵一样。但是对待富贵，孔子教导人们说要享受正当的富贵；对待贫贱，也要忍受不当的贫贱。这种态度虽然像是没有一贯性，但实际上这里却隐藏着孔子的智慧。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孟子的主张。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15）贫穷和逆境虽然令人们厌恶，但它却使人们变得坚强智慧；丰裕和安乐虽然人人追求，但它却常常使人变得懈怠放荡。换言之，人们在克服忧患的努力过程中，可以培养品德，智慧和坚强的意志；但是若贪溺安乐的话，却会陷入败亡的沼泽。我们的俗语“少年吃苦金不换”就是从这个意思上来的。也正是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对《论语》提出的价值观作以下整理。第一、人生的幸福在本质上是于富贵贫贱无关的。因此没有理由去执著的追求富贵，或是嫌恶贫贱。富贵和贫贱作为逆说，前者会使人染病，后者反而会成为自我锻炼的契机。第二、富贵贫贱是不随人的意志而改变的，所以不要一味地去追求，而是要去追求自己真正希望的东西。

西。关于真正追求的对象，孔子提出了“追求道的学问”。这不仅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取得的，而且富贵也会随之而来。第三、只享受通过正当手段得来的富贵，但是贫贱不一样，即使是不当的贫贱也要忍受。即使是通过正当手段得来的富贵，也很容易招来别人的嫉妒，更何况是不正当的呢？通过不正当手段得来的富贵只会招来别人的怨恨。不当的贫贱怨别人是没用的，只有从自己身上找解决的办法。不要一味的诅咒贫贱，要把它当成锻炼自己的契机。追求富贵要合乎原则，即使富贵了，也要更加谦虚，诚实。第四、要使百姓变得富裕。但是作为君子，追求富贵的话不可以。之所以为百姓创造富裕的原因是，像孟子所说的，百姓如果没有安定的生产的话，就会不安心。但是成为百姓领导者的君子要是一味追求富贵的话就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领导者，所以说君子追求富贵的话不可以。但是君子如果潜心追求道的学问的话，就可以享受随之而来的富贵。

4、礼让论和社会矛盾的克服

今天自由主义的社会中，人们一贯主张竞争是发展的动力。竞争使得人们从失败引起的痛苦中感受到压力，提高了紧张感，它要求人们不断地寻找通向胜利之路，所以说竞争是发展的动力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孔子却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12），认为追求胜利的竞争是社会矛盾的根源。孔子贬低竞争，提出了“礼让”的对策。

礼本来就是跟名分论的等级秩序有着密切的联系。今天人们提起“等级秩序”时，经常会联想到上命下服。但是孔子所说的名分论的等级秩序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长辈要爱护晚辈，晚辈要尊敬长辈。也就是说长晚辈之间要尽各自的本分，长辈关心晚辈，晚辈也应该关心长辈。

礼节这个词中，礼本来就是修饰节的。但是如果只把重点放在节上的话，就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远，所以在礼的使用上“和”是很重要的。¹那么礼节怎样才能实现呢？答案就是“让”。也就是说，即使上下或者亲疏的等级关系很分明，但只要相互间有“礼让之心”的话，

¹ 举例说，根据地位的尊卑和血缘的远近来正确的行事就是礼节。但是如果只强调地位的尊卑和血缘的远近的话，礼反而会使人人际关系变得疏远。因此，儒教谈论礼的作用经常与乐做对比，即：丽的作用是谋求秩序，而乐的作用是谋求和合。只强调礼的秩序就会使人人际关系疏远（礼胜则离），只强调乐的和合，就会使秩序紊乱（乐胜则流），礼乐应当并行不能分开。

就可以实现核。因此孔子说礼让是治国的要领，这句话是成立的。

礼让是放低自己，抬高别人，与自己的事相比先考虑别人的。乍一看，礼让好像是自己受到了损失。其实不然，《论语》的主张是：礼让可以使自己该干的事情做得更好。

“子禽问於子贡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父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论语》学而10）²

一般说来，我们想得到一件目标物，肯定会有意识地去追求它。但是子贡解释说孔子“让以得之”。所谓的“让以得之”就是不去有意识的追求，而最终却会自然的获得。礼让就是谦虚地使自己空出来，把这个空的地方施恩与别人。这样使自己空出来的话，虽然好像是自己一无所得，受到了损失，但实际上是又回到了自己的分内事以内。这虽然好像是逆说，但也是我们积累的日常生活经验。因为我们使自己空出来，关心他人的时候，他人也会知恩图报，就是这个道理。这种“互惠的感应”就是礼让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就像“当今的时代是自我宣传的时代”所象征的一样，竞争的论理作为自我宣传的一种重要的条目被列出来。今天的自我宣传的倾向是：宣扬自己的优点，掩饰自己的缺点；宣扬别人的缺点，无视别人的优点。为了在竞争中取胜而使用的虚伪，诽谤和夸张只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和信赖，而且对整个社会也毫无益处。《论语》教导人们说，要承认别人的优点并以此为榜样学习，包容别人的缺点；自己的优点不要张扬，自己的缺点要积极改进。这样做的话，不仅对自己的发展有利，而且也会在这过程中增进跟别人的感情和信赖。这样以来，可以实现“互惠的感应”，这就是“让以得之的力学”的逆说。

作为管理社会的原理，孔子虽然强调礼让，但并不是完全无视竞争。孔子说：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7）

² 关于“温良恭俭让以得之”的解释，朱子将其看作温、良、恭、俭、让五个条目，而丁若镛则认为温、良、恭、俭四个条目是用让来表现的。因此丁若镛把“温良恭俭”与“让以得之”分开来读，讲孔子的“让以得之”与普通人的“求以得之”作对比。（参考《论与古今注》卷1，第15-16页）本文采取丁若镛的解释。

为了更好的理解上面这句话，我们有必要把当今社会的竞争分为两类来看。一类是：为了使自己获胜，不惜一切代价将对方置于困境，这里相当于足球，排球，棒球，全集，跆拳道等；另一类是不妨碍别人，只要尽自己全力就可以，这里相当于马拉松，游泳，高尔夫，保龄等，射箭也属于这一类。“君子无所争”指的是君子不用前者那种方式来竞争，“必也射虎，其争也君子”指的是君子用后者那种方式来竞争。类似射箭的竞争符合《论语》中强调的“反求诸己”的原则，即使在竞争中败了，也没有理由埋怨别人，通过这种方式的竞争可以扩大自己的气量。

但问题是，要想普遍的实现“让以得之”，必须所有的人都推崇礼让论。如果我采取礼让的方式来对待别人，放低自己，抬高对方；而对方采取竞争的方式来对待我，抬高自己，贬低我的话，那么我会有两重失，相反，对方会有两重得。从这一点来看，如果一个社会中混载着主张礼让论的人和主张竞争论的人这两类人时，那么前者受损失的概率会很高，而后者受益的概率也很高。这种事例累计的话，人们就会抛弃礼让论，转而投向竞争论。今天我们的社会形态就是这样。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采取竞争论的话，那是个人的竞争论受益的可能性就没有了，它只会挑起社会矛盾，使社会变得荒废不堪。

III、结论：活着的古典---《论语》

自由和丰饶是推动近代社会发展的动力。如果说近代对“人类的幸福”或者“历史的发展”作了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给自由和丰饶这两个概念注入了力量，即使说近代跟帝国主义的蛮行是分不开的，但它还是跟自由和丰饶这两个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自由和丰饶这两个概念不能完全的肯定或是否定，我们有必要对它们所具有的两面性进行分析研究。也就是说，我们要分析自由和丰饶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应该强化它的积极作用，抑制它的消极作用。下面我们对当今社会《论语》的意义作一下结论性的整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自由。自由积极的层面可以用“自我的实现”来回答，消极的层面可以用“放纵”来回答。这样看来，自由既可以被人们善用，也可以被恶用。另外，自由主义跟个人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个人主义伴随着对自己的集中强化，越过自己的话，很多重要的问题及其

意义就会看不到或是意识不到。今天自由的消极作用是招来“对自我的疏远”，自由的个人主义的层面是招来“对他人的疏远”。Charles Taylor 在他的著作《The Malaise of Modern Society》中主张说：为了善用实现自我的自由，应该以自己的真实性为基础。在这里，我们不由得联想起了前面分析的《论语》的君子论。如果说自我的真实性是善用自由的条件的话，那么只有君子才具备善用自由的能力。Taylor还指出了，今天的个人主义使得人们对自己利害打算以外的东西漠不关心。因此从更广阔的层次上观察自己人生的态度是必需的。这里，我们就联想到了《论语》中的仁论。因为那里面的仁（特别是忠恕）是关心别人就像关心自己一样。

其次，我们再来看一下丰饶。现代社会中，丰饶象征着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丰饶的积极作用是使得人们“脱离贫困”成为可能，消极的作用是招致了“奢侈，浪费和快乐主义的逆理”。Erich Fromm 在他的书《To Have or To Be?》中将人类的欲望分为追求瞬间快乐的“主观感觉到的欲求”和为了生存和福利的“客观正当的欲求”两类，他主张前者对人的成长有害，而后者与人的本性的要求一致。另外，John Rawls 也在他的书《A Theory of Justice》中点破说：“有正义感有价值的社会一定伴有着高度的物质的生活水平，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事实上如果物质生活超过一定限度的时候，富反而会变成一个障碍物，它如果不是放纵的虚幻的诱惑物的话，也充其量不过是毫无疑义的余乐”。这些人的关于富贵和欲望的观点与《论语》中的主张非常一致。《论语》也认为在衣食住等基本的生活问题解决的前提下，幸福与富贵无关。这样看来，《论语》对当今社会的这些深刻的问题依然提出了有效地解决措施。现在我们就来整理一下《论语》所提出的这些观点措施。

第一，《论语》的君子论提出了自己成为自己主人的“主体的人类形态”。君子的志向是仁就意味着君子对别人也要以仁相待。与之相反，小人是欲望的奴隶，是丧失了自己主体性的人，不知道对别人也要以仁相对的人。因此，小人的人际关系充满了接连不断的疏远和矛盾。作为主体存在的君子的核心特征可以简要概括为“克己复礼”和“求诸己”。“克己复礼”作为扩大对己主体性的条件，它的目标是“从心所欲不逾矩”；“求诸己”作为扩大对他的主体性的条件，它的目标是“和而不同”。君子论对从根本上预防当今社会的人情冷漠和矛盾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论语》的仁是爱的意思，即关心他人。《论语》中将爱分为孝弟（血缘之爱）和忠恕（理性之爱），孝弟是实施爱的根本，忠恕是扩展爱的方法。今天人们提到孝弟和忠恕常常只会联想到对父母的孝和对君主（或是国家）的忠，批判说这是为了强化家长支配礼制的做法。当然，忠

孝的概念里面有这种意思。但是，孝是人类爱的源泉，忽视忠是互惠感应源泉这一点的话，是不可以的。我们应该认识到：只有孝弟和忠恕才是能够有机的统合当今这个被自由，竞争和合理的计算搞成碎片的社会。

第三，《论语》认为幸福从本质上与富贵贫贱无关。事实上，人只要有肉体的存在，就不可避免地为了衣食住而追求财物。但是超过限度以上的富贵大部分会与奢侈，浪费连接起来。这就是“价值观的颠倒”，它不仅会毁灭自己的人生，而且会助长社会矛盾，使有限的地球资源变的枯竭，使地球环境污染。解决这些问题的本质方法就是从克服颠倒的价值观开始，从对富贵贫贱的正确的反思开始。富贵与贫贱是一对反义词，傅贵会导致人们走上傲慢和放荡的破灭之路，贫贱会激发人们的智慧，品德和意志。欲望也是一种逆说，欲望越多就会愈加束缚我们的真正的自由，如果将之毫无保留地清空的话，越清空就会愈加还原我们的自由。

第四，关于管理社会的道理，《论语》提出了贬低竞争，追求礼让。一般来讲，竞争论的优点在于效率性，礼让论(名分论)的优点在于安定性。与效率性相比，《论语》中更追求的是安定性。《论语》把竞争分为两类，跟射箭类似的竞争方式是肯定的。因为这种竞争方式在追求效率性的同时，也避免了作为竞争副作用的矛盾。但是《论语》中把礼让当作最高的理想。礼让岁让看起来像是自己蒙受了损失，实则不然，这正是《论语》给与我们的教诲。领悟了“让以得之”的意思，我们就会说它也是“礼让论”的逆说。人类世界的礼让可以比喻为物理世界的“black hole”。就像物理世界的“black hole”把周围所有的物体都吸收一样，人类世界的礼让是把周围的人都变为自己一边的人。还有，“black hole”通过引起物质的极端的收缩而产生无穷大的重力，与其类似，礼让也是通过清空自己而使得周围的人向自己边上靠拢，形成一种强大的向心力。与竞争论相比，礼让论使人生的层次更跃进了一步。

如果说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助长人类危机的话，我们就应该积极的抵抗它。这儿说的抵抗并不是说非得要求什么，而是说：通过克制自己的欲望，使自己从欲望的奴隶状态中摆脱出来，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拓宽自己的人生层次，使自己关心周围的邻居，世界乃至自然；更重要的是，要寻求那些虽然琐碎看不见的却是根本的变化。这就是《论语》提出的解决现代社会诸多问题的方法对策。

(邢丽菊 译)